



搭建完整研究知识体系

《礼出红山——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最动人的特质，可以用系统、权威、灵魂3个关键词概括。谈及系统，全书完整梳理牛河梁40余年考古收获，石器、玉器、陶器、建筑遗迹各类遗存尽数收纳，搭建起红山文化完整的知识体系。

论及权威，作者郭大顺亲身参与牛河梁系统发掘，也是《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的主持编写者，深耕红山研究数十载，被称作“红山文化第一人”。

而“有灵魂”，正是本书区别于普通考古读物之处。书稿最初拟定书名为《红山文明——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编辑团队通读文稿后，与郭大顺反复研讨打磨，最终敲定“礼出红山”作为书名。

几字之变，完成了从陈列考古现象到解读文明内核的跃升，将“礼”确立为贯穿全书的精神主线。它不再是遗存器物的简单罗列，而是透过实物遗存追问文明背后的社会秩序，为中华文明5000年连绵不绝寻找深埋辽西的古老源头。

同为牛河梁研究著作，《礼出红山》和《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有何不同？

如果做一个通俗的比喻，考古发掘报告就像一份严谨的考古“账本”，核心任务是忠实记录发掘现场，回答“挖到了什么”；《礼出红山》则是深度文明解读，重在阐释遗存背后的社会意义，回答“这意味着什么”，二者定位泾渭分明。

从写作目的来看，考古发掘报告恪守客观记录原则，以中立视角登记遗迹、器物、地层数据，尽量减少主观阐释，把原始材料交付学界研究使用。《礼出红山》则以“礼”为主线，把出土遗存上升到文明演进、早期社会礼制起源的思考层面。从呈

礼自红山来

本报记者 朱忠鹤

看点 5000多年前，在辽宁西部，坛、庙、冢以独特姿态伫立于广袤大地，造型别致、加工精美的玉器则藏于墓葬和石缝之中，礼制在这里初现曙光。牛河梁遗址的发掘，不仅夯实了这里是最早“古国时代”的开启之地，也确定了红山文化作为中华文明5000年前奏的重要地位。

贯穿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礼”，自此破土萌芽。郭大顺先生所著的《礼出红山——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一书，凝聚其半个多世纪红山文化研究心血，跳出单纯考古材料的堆砌，以“礼”为核心线索，串联起40余年牛河梁考古成果。书中的每一处论述都扎根于第一手考古发掘资料，沉淀着几代考古人在田野间流下的汗水。可以说，这本书既是严谨扎实的学术总结，也是面向大众读懂红山文明的重要读本。

现方式上，发掘报告以原始文字、测绘数据、出土器物照片为主，偏重资料归档；《礼出红山》深度融合图文，按照遗存类别整理编排内容，降低了阅读门槛。

简言之，报告解决“有什么”，《礼出红山》回答“意味着什么”。冰冷的出土文物在这本书里拥有了温度，5000年前红山先民的精神世界由此向当代读者徐徐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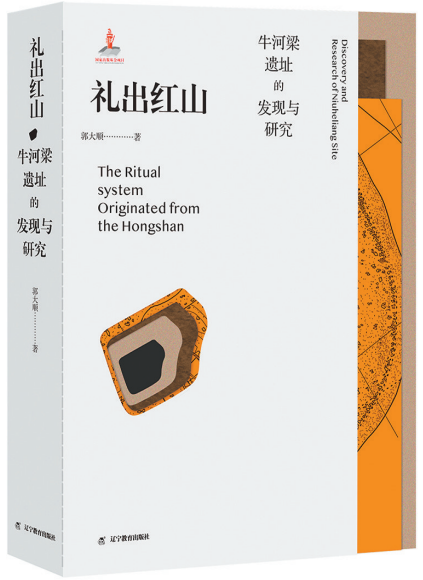
揭示“红山古礼”面貌

《礼出红山》扎根牛河梁40余年田野考古，既有考古报告般扎实可信的材料底色，又跳出纯粹资料汇编的桎梏，以“礼”破题，打通5000年前红山古国与后世华夏礼制的内在联系。

全书紧扣“礼”这一命题展开，从礼制建筑、丧葬习俗、祭祀体系三个维度，层层拆解“红山古礼”的面貌。

首先是独树一帜的礼制建筑遗存。牛河梁出土的坛、庙、冢组合，是国内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成套礼仪建筑群。三重圆结构的祭坛，形制规制，与后世北京天

坛圜丘坛遥相呼应，跨越数千年时光，能够看到礼制建筑一脉相承的传承脉络；女神庙与成片分布的积石冢共同构成完整空间，证明这里不是普通的居住聚落，而是红山先民举行公共仪式的圣地。



宋人苦菜之好

孙南郁

魏公对坐，偶此菜不设，骂狄公至黠卒。狄声色不动，仍以‘先生’呼之，魏公知狄公真将相器也。”林洪借苦菜之事赞誉狄青有大将风度，从中也让人看到刘学士对苦菜之好也甚。

在宋代，爱好苦菜的人还真不少。大名鼎鼎的诗人陆游就特别爱吃腌齏的苦菜，他在《追凉小酌》诗中说：“苦菜腌齏美，菖蒲渍蜜香（‘齏’同‘齑’）”；又在《初夏十首》诗中说：“赐食金盘出宝闺，玄熊掌映紫驼蹄。侯家但论承恩泽，岂识山厨苦菜羹。”

在陆游看来，侯门食用熊掌、驼蹄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倒是不知品一品山乡腌齏的苦菜美味，实在有些可惜。苦菜齏的味道能与熊掌、驼蹄比

美？陆游莫非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鸥得腐鼠吧？绝非如此！修养到陆放翁“莫笑农家腊酒浑……拄杖无时夜叩门”的思想境界，方知陆翁不欺。

南宋诗坛四大家之一的范石湖，亦是爱好苦菜者。他在《寄题毛君先生莲花峰庵》诗中，写有向往的归隐之地：“湖海云游二十春，归来还作住庵人。漫山苦菜食不尽，绕屋长松为四邻。”在百多字的长诗中，苦菜是归隐唯一可食之物，足以表明这一野蔬在他心中的地位。

苦菜与荠菜是不同的野蔬，各有其味，各有其长，各有各的爱好者。在爱好苦菜者的眼里，它的味道是“其甘如荠”，或者说是胜于荠菜。古人如

此，今人亦是如此。明代高邮人王西楼在《野菜谱》中说有苦味的枸杞头：“村人呼为甜菜头。”同样是高邮人的汪曾祺曾把荠菜与枸杞头作比，说“清香似尤甚于荠菜。”“谁谓茶苦，其甘如荠”，酸甜苦辣，各有其好，这正是人间烟火味道。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苦菜即苦苣也。家栽者呼为苦苣，实一物也”；又说“《洞天保生录》云：‘夏三月（孟夏、仲夏、季夏）宜食苦苣，能益心和血通气也’”《辞海》（第7版）释“苦苣”有三种：一是“山苣荬”“苦麻菜”；二是“多头苦苣”；三是“翅果苣”，皆是菊科植物。苦苣亦菜亦药，宋人多好之，今亦多有人好之。

键盘上的文明博弈

胡书明

■提示

我们正身处一场静悄悄的书写革命之中，只是大多数人尚未察觉。当你在纸上突然写不出某个常用字，却在手机上瞬间盲打出来，这不是你出了问题，而是书写本身正在经历自活字印刷以来最深刻的变革。

墨磊宁在《中文计算机：信息时代的输入权争夺战》中，通过扎实的考据和锐利的洞察，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提笔忘字”并非文明的衰败信号，恰恰相反，它是中文书写成功完成数字化转型的隐秘证明。一种曾被认为与技术时代格格不入的古老文字，如今已傲然站上世界输入速度的巅峰，并在悄无声息中，将一套全新的数字书写模式推向了全球。中文书写正在给书写史带来巨变，并走向人工智能。

弹出一整个意义单元时，英文用户还在逐个字母地拼写单词。绕远路的“中介”，最终跑赢了那条看似直达的捷径。

所打非所得 书写变“人机共谋”

今天绝大多数中文用户使用的并非黄振宇所用的五笔输入法，而是各类拼音输入法。一个极易产生的误解是：拼音输入法既然是罗马化的，那它是否等同于英文式的“所打即所得”？

墨磊宁斩钉截铁地否定了这一点。这是他在全书中最具穿透力的论断之一：

拼音输入法完全不是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是固定的、可预测的音标系统，一个“ta”的拼写对应确定的声调与发音。但拼音输入法是动态的、充满不确定性的选择系统。你在键盘上打出“ta”，弹窗里涌出的可能是“他”“她”“它”“塌”……你“打”出去的，只是一串拉丁字母提供的线索，最终“得”到哪个字，取决于你的选择，以及输入法后台那双越来越聪明的“眼睛”。

这双“眼睛”，就是自动补全、预测文本、语境分析，以及我们今天称之为人工智能的技术。它观察你的输入习惯，记忆你的高频用词，分析上下文的语境。当你打出“jintian tianqi”（今天天气），它已经

把“不错”“晴朗”这类关联词汇送到你的指尖。在云时代，亿万用户汇成的庞大语料库，让这个系统的“联想”越来越长、越来越准。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文书写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重构。过去的书写，是作者单方面从大脑到手笔的输出；今天的书写，是人机之间无声的协商与合作。输入法不再是被动的工具，它是能读懂语境、预判意图的“合作者”。中文输入的底层逻辑，正是墨磊宁所命名的“底层书写”——其核心原则是“所打非所得”。屏幕上呈现的汉字，与你在键盘上操作的符号，属于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你每一次的输入与选择，都在同时训练着一个越来越智能的系统。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提笔忘字”了。它不是什么“失写症”，更非文明的退化。它只是一个信号：你的大脑已经完成了一次书写工具的代际跃迁。你遗忘的，是单个汉字在手写时代孤立存储的肌肉记忆；你获得的，是与一个智能系统协作时，调取、联想、组织意义的全新能力。你不再是用手写，而是在用思维“搜索”和“召唤”文字。

墨磊宁在书中断言，这种诞生于中国的数字书写模式，正在悄无声息地成为遍及全球的主流。当全世界的人都在手机上通过输入、选择、联想完成“书写”时，他们所走的，正是中文输入法开辟的那条路。

从被宣告“不适合现代技术”的打字机弃儿，到计算机时代令世界望尘莫及的输入冠军，中文输入走过的这条逆袭之路，不仅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精彩历史，更是一个正在重塑全球书写方式的未来图景。



红山文化读物重获瞩目

姚雪痕

8月以来，朝阳市推出红山文化文创市集、文物展览，以及各类研学活动，“红山文化”迅速成为近期热搜，也再度激发了大众对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中华史前文明出版物的关注。

数据显示，一个月来，电商及知识平台上“红山文化”“牛河梁”“古国时代”等关键词搜索指数较日常提升了1.5倍至2.5倍，增量主要来自东北地区受众。市场销售呈现分化：红山文化通俗读本、区域文明探源、青少年科普读物销量上涨明显，考古报告等学术专著则波动不大。此外，还间接带动了良渚、石峁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相关图书重获关注。

不同读者群体阅读偏好分化特征明显：普通大众偏爱图文通俗读物，着迷于古国故事、红山玉器与遗址风貌；深度文史爱好者青睐区域专题、轻学术著作，关注社会复杂化与史前文化交流；青少年则热衷于购买考古手记、通识绘本，以配合学校课外阅读、研学活动需要。

选题视野不断拓展，在器物、遗址研究之外，衍生出遗产保护、申遗实践、文旅开发、考古口述史等方向，将考古研究延伸到现实活化利用领域。如《华山玫瑰燕山龙——文明交流互鉴视野下的红山文化》，作为赤峰博物院同名特展配套图录，跳出对牛河梁遗址的孤立研究，将红山文化置于西辽河流域与燕山南北史前文化互动之中，从文明互鉴的角度重新解读红山古国的历史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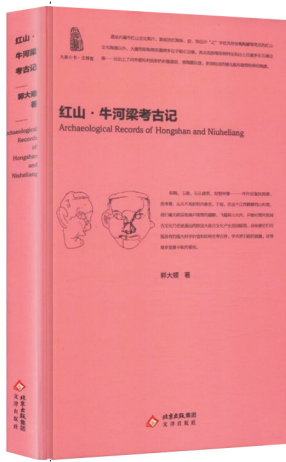
撰述模式上，亲历叙事与跨界联合创作成为新风尚。《巅峰：考古学家说石峁》由石峁一线考古团队撰写，以石峁遗址发掘过程为主体，围绕石峁石城、玉器、北方古国社会展开叙述，既有田野考古现场细节，又有考古推理，为石峁文化研究提供了报告文本之外的一手史料。

考虑到普通读者更倾向于故事化、图像化读本，“考古专家+作家+画家”协同创作模式悄然兴起。如《古国之首牛河梁》，考古专家把控史实，作家打磨叙事，画家绘制场景复原，兼顾专业性与可读性。

作为红山文化遗址所在地，辽宁省内出版机构将红山文化作为地方文化名片进行重点布局，形成了完整的产品矩阵：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礼出红山——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是红山文化领域代表性学术专著；万卷出版公司挖掘考古亲历者一手记忆，推出《红山文化之谜：考古挖掘“三亲”者口述》；辽宁人民出版社结合博物馆展览，推出通俗读物《东方既白：生生不息的红山人》；《古国之首牛河梁》则是考古少年儿童出版社为对接中小学历史课本开发的科普绘本。

在图书推广方面，辽宁地方文旅资源与图书出版深度绑定，牛河梁遗址博物馆、辽宁考古博物馆将红山文化主题图书纳入文创销售区，画册《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线下售卖，成为游客的文化伴手礼。此外，出版社邀请郭大顺等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通过举办签售会、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助推《古国之首牛河梁》《红山·牛河梁考古记》等图书传播，实现学术IP与出版物双向赋能。

■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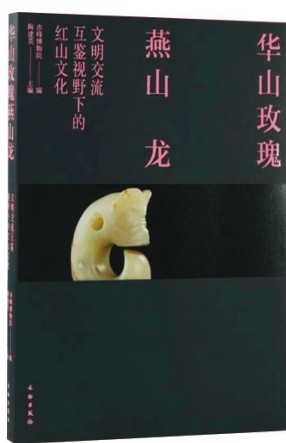
《红山·牛河梁考古记》
天津出版社

作为牛河梁遗址发掘者的亲历回忆录，作者郭大顺以细腻的笔触重现了玉猪龙等精美文物破土而出时的场景。书中对积石冢、祭坛、女神庙等遗迹的描述，并非简单的数据堆砌，而是结合了地层学、类型学以及环境考古等多学科视角的解读，让原本晦涩的专业术语转化为可感知的历史画面。



《巅峰：考古学家说石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遗址专题科普读本。石峁一线考古团队执笔，依托十余年田野发掘一手资料，结合科技考古成果，勾勒出4000年前石峁古国的文明图景。全书兼顾学术严谨与阅读趣味，跳出中原视角，展示中国北方史前文明的独特价值，帮助读者了解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国。



《华山玫瑰燕山龙——文明交流互鉴视野下的红山文化》
文物出版社

作为赤峰博物院同名特展配套图录，书中汇集红山、仰韶两大文化的珍贵文物资料，以此为线索展现燕山南北史前族群的交往互动，对比红山玉礼器与仰韶彩陶的文化特质，阐释文明互鉴在早期中华文明形成中的作用，方便读者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